

出发遇雨

李建春 著

二十年诗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出发遇雨

李建春 著

二十年诗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出发遇雨 / 李建春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2. 7

ISBN 978-7-5360-6456-0

I. ①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18611号

责任编辑: 胡雅莉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封面设计: 张凡彪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75

字 数 250,000 字

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福音的诗学

此后，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，为应验经上的话，遂说：“我渴。”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，绑在长枪上，送到他的口边。耶稣一尝了那醋，便说：“完成了。”（若 19：28 - 30）

他们就拿苦艾调和的酒给他喝；他只尝了尝，却不愿意喝。（玛 27：34）

主在十字架上。渴了。若我以圣洁的灵魂，以纯真的祈祷，或可满足他。就是浸润了圣神和真理的工作，以信赖和爱奉献给他。但是我有私念，我渴望迁就现代性的虚无。“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”，这正是我的精神现状。公共的。现成的。学术的。因罪和无爱而苦，因反讽、虚荣和私欲而酸的。畏惧世俗，不敢公然接近他，所以我将海绵绑在长枪上，远远地递给他。玛窦福音上说我拿苦艾调和的酒。我一定要在这酒，也就是我写的诗里，调和上我个人的欲情和偏见，仿佛若非如此，便没有风格。

我不敢完全信赖圣神和真理。想得救，又要体面。明智地

与天主保持一段距离，或许世俗会接纳我。

“他只尝了尝，却不愿意喝。”

此后我又用长枪、这距离和罪刺进主的肋旁，“立时流出了血和水。”（玛 19：34）

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，经过漆冬，向着加里肋亚海，到了十城区中心地带。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，求他给他覆手。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，来到一边，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，并用唾沫，抹他的舌头，然后望天叹息，向他说：“厄法达！”就是说：“开了罢！”他的耳朵就立时开了，舌结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。（谷 7：31-35）

“中心地带”，我以为作为诗人该待的地方。好贴近时代，随波逐流。据说所谓的现代诗，就是关于现代性的诗。所谓的现代性，就是现代生活的虚无性。所以要先虚无起来，不然就土气了。

我很进步，以为抓住了必然性的脉搏。那又怎样呢？我又聋又哑。时代的声音到处都是。我以为该说出一点普遍性，但普遍性又从何说起。

主领我离开群众，来到一边。这是我得救的开始。离开时代，与主单独在一起。原来必然性和普遍性，都是流言造出的幻象。只有天主和我在一起。主把我领到一边，单单看着我。在他面前，我是特殊的。

主把手指放进我的耳朵里，指示我听他的创造。主用唾沫点我的舌头，为我解开了谎言的结。耳顺和口顺，都是从真理开始。

主说：“开了罢！”虚无的幻象消失。我能说出的有，是生命和此时此地的唯一。

耶稣又说：“凡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使人污秽，因为从里面，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、邪淫、盗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吝、毒辣、诡诈、放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愚妄：这一切恶事，都是从内里出来的，并且使人污秽。”（谷7：20-23）

写“人里面的东西”是现代主义的主张。达达，超现实主义，意识流。所谓自动写作带来的词语的穿透力是一种罪的震惊感。自白派诗人挖掘自我，却把死亡的种子翻出来。

抒发如果不含有赞美或忏悔会使人污秽。

所谓审美的慰藉，就是将问题挂起来，欣赏。“最好的”审美主义的规矩是：只准说，不准做。

主这么肯定地，把我们里面都藏有些什么一一说了。关于自我，还有什么好探索的？

他们来到贝特赛达，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瞎子，求他抚摸他。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，然后又给他覆手，问他说：“你看见什么没有？”他举目一望，说：“我看见人，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。”然后，耶稣又接手在他的眼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。耶稣打发他回家去说：“连这村庄你也不要进去。”（谷8：22-26）

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？”瞎子说：“师傅！叫我看见！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去罢！你的信德救了你。”瞎子立

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。(谷 10: 51 - 52)

我这贫乏的人，既已失明于世界，内心无光，就待在黑暗中。我连求救都不会。但有人代我求了，耶稣便拉着我的手。

天主先赐我怀疑的精神，让我看见人，他们没有灵魂，“好像树木在行走”。

我渴求，却不知道渴求些什么，甚至不知道我已站在主面前。

耶稣又按手在我的眼上，我获准进入他的世界。不是象征的世界，不是可能的世界。我定睛一看，“就复了原，竟能清清楚楚看见一切”。

实在就是神秘。清晰、硬朗，与罪的爱何干？“连这村庄你也不要进去。”

另一处说，因我有活泼的信心，主仿佛不知道还能给我什么。“师傅！叫我看见！”光从内照到外，我立刻看见了。

还在路上的人哪，你既看见了，就跟着耶稣去吧！

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，要他抚摸他们；门徒却斥责他们。耶稣见了，就生气，对他们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！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：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，决不能进去。”
(谷 10: 13 - 15)

福音书至少颠覆了两种普遍观念：一、自有人类以来，一直在向往或尝试着的那个天国：巴贝尔塔，大同理想，各种进步的主义，斗争或和谐的说教。我以为还包括当前正盘踞在

几乎每一位有识之士大脑中的、一种叫做“制度主义”的思想。

主的批判，比一切革命家的批判更锐利、更具颠覆性。因为主所批判的，不是所谓社会的现实，而是信仰或精神的现状。他直接面向每一个听见了他声音的人。

二、那么天国是纯粹的、绝对的精神吗？一种形而上学？阅尽世物、繁华落尽，无所住心、拈花一笑……一句话，天国是一种修养的高度？主的门徒虽然从未听说过内圣外王、境界说、否定之否定，却也认为天国是一件严肃的、成年人的事情。

对于这种害怕被打扰的、过于“精神”的态度，主生气了。天主的国是真实的，且眼下就是。因为圣言已成了肉身。在一个小孩子的接受面前，境界和形而上显得像是弯曲、重叠、模糊的幻影。

耶稣定睛看他，就喜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样：你去，变卖你所有的一切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，背着十字架，跟随我！”因了这话，那人就满面愁容，忧郁地走了，因为他有许多产业。（谷 10：21 - 22）

“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；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，就去，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它。”（玛 13：45 - 46）

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为此，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，就好像一个家主，从他的宝库里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。”（玛 13：52 - 53）

是那盗贼先到我的头脑中，撒下了稗子。我惊异于我的进步与福音的新旧观，何其相似。但是细思之后，我品尝了新酒。主日日是、日日新。我已转眼过中年，竟不敢数算我的年岁。

在我的地窖里，新的和旧的东西，分不清。好像很多了。主定睛看我，就喜爱我。我积蓄了这么多财宝，为了爬到上面，在他的面前……坍塌。

“你还缺少一样，”主说。你去，变卖你所有的知识，换成属于穷人的语言，简单的语言，馒头的语言。像零钱一样，握在掌心的词。你的韵律将藏在天上。

这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。

我寻找完美的风格，天国就是。我用我所有的一切，买下心的纯净和润泽。

看，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痪症的人，设法把他抬进去，放在耶稣跟前；但因人众多，不得其门而入，遂上了房顶，从瓦中间，把他连那小床系到中间，正放在耶稣面前。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说：“人啊！你的罪赦了。”（路5：18-20）

你们心里忖度什么呢？什么比较容易？是说：你的罪赦了，或是说：起来行走罢！但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——便对瘫子说：我给你说：起来，拿起你的小床，回家去罢！（路5：22-24）

我不得其门而入。多少年啊，卧在小床上，困于自爱和孤独。自渎。行动不便。四面都是时间的镜子，我的行动被反射折回了。

对于空间的研究使我恐怖。我知道有一个主，却不得其门。我的欲望刺入透明的无限，真的，有时竟抵达了一点自己，粘滑如苔原。

我在强迫症的气泡里飘着，打滚；吸万物而吹大自己，好像万物犹不够建设一张小床？

世界不全是心……岩石一样可触，水一样深和柔，且有适宜的温暖……从无限到有限，真是痛快！我仿佛被绑架了，不由自主，真是痛快！

他们抬着我，要到主跟前。那么，主……也是有限、可触的么？我狂喜！

瓦顶掀开了，空间被无理地撕开了。这就是门。从洗者若翰的日子到如今，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。

人啊，你的罪赦了。主说。起来行走罢——起来，拿起你的小床，回家去罢！

那时，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，说：“你们悔改罢！因为天国临近了。”（玛3：1-2）

他见到许多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来受他的洗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忿怒？那么，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罢！”（玛3：7-8）

悔改的意义，在于从种类到个体，从普遍性到特殊性。所谓“在罪的权势下”，指生命在自然性的奴役下无从逃脱的状态。罪的结局是死亡。“死”，被罪抓住、不能动弹了。引申地讲，设若你属于某普遍性下的一个例子，这个事实说明你尚在“死”中，没有苏省。种族、时代、阶级、政体、身份、

性别、主义……诸如此类的自然类属或人为的规定，都是一种可以叫人死的众声合唱。

“毒蛇的种类！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忿怒？”旷野的呼声叫人从“种类”的“毒”中逃出来，成为在天主面前忏悔的、负责任的个体。若翰所授的洗，实质上是一种“成人礼”。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主所说的：“因为我们应当这样，以完成全义。”基督只有在“成人”后，才“完成全义”，他天主子的位格同时启示出来，但一位彰显了，三位也就彰显了：“耶稣受洗后，立时从水里上来，忽然天为他开了。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，来到他上面，又有声音从天上说……”（玛 3：15-17）

坚定地、且无从逃避地作为负责任的个体站在天主面前，是人格的开端（人格与位格是同一个词）。天主向人启示其位格性的结果，是以“位格”定义了“人格”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圣子是圣父本体的真像，圣神的爱是完全的，且父子圣神同等。“独生子”意味着再无第二、是无限特殊的。特殊性是位格性的一重意义（更重要的意义是爱）。那么人在天主眼中也是特殊的。圣神赋给了每一个体不可替代，且从未重复的生命。因此生命实在于特殊性。是普遍性叫人死，特殊性叫人活。耶稣尽管无罪，却甘愿死在罪中，即人性的普遍规律下，但是天主的自由毕竟冲破了死的束缚。生命的自由并不在于对普遍性的认识——博学或修养的境界（如通常认为的），而在于其特殊性——在上主的满溢内我们享有的独特、充分的爱。

因着天主的位格性我们赋有人格性，因着天主的自由我们享受自由，因着天主的爱我们拥有生命的不可替代。

我向往和酝酿的福音诗学，是一种人格诗学、自由诗学和特殊性的诗学。

耶稣却弯下身去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，他便直起身来，向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先向她投石罢！”他又弯下身去，在地上写字。他们一听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，一个一个地都溜走了，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。耶稣遂直起身来向她说：“妇人！他们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她说：“主！没有人。”耶稣向她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；去罢！从今以后，不要再犯罪了！”（若8：6-11）

据说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，而描述处境是一种照亮。怎么，真实须以冷漠的不信才看得出？而问题，也只有根本就不抱希望的人才能提？难道批判不就是语言，为了得到一个文本吗，何必假批判之名？还不如欲望来得实在。

欲望也不实在，如果你没有爱。批判与享乐不分，问题出在哪里？你的写作没有基础，且不能再假装你不知道你没有基础。因此批判只是一种习惯，享乐也只是自欺欺人。

那旧的体系垮了，何不再建一个新的？也有人在建了，且如此审时度势：在那旧的前面划上一个负号，或者干脆，把所有压根儿就不信的形容词挂在自己身上！

耶稣弯下身去，用指头在地上写字。主还需要“写作”吗——天地万物都在？他写一种好像什么也没有写的写——他确实写了，写时间（我们可以学着它）——好让罪的感觉在空气中略停一会儿，以延出全部波长（不像问者自身那样

短暂)，缓缓地落在来得及瞥见自己的心灵上。

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，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！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，我是如何焦急，直到它得以完成！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？不，我告诉你们：而是来送分裂。因为从今以后，一家五口的，将要分裂：三个反对两个，两个反对三个。他们将要分裂：父亲反对儿子，儿子反对父亲；母亲反对女儿，女儿反对母亲；婆母反对儿媳，儿媳反对婆母。（路 12：49-53）

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：它们既不劳作，也不纺织；可是我告诉你们：连撒罗满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，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。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在炉中，天主尚且这样装饰，信德薄弱的人哪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，你们不要忧虑说：我们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？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；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。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它的义德，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。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：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。”（玛 6：28-34）

凡福音传到的地方，莫不引起激烈的争辩。从掌权者、饱学之士到微贱无知的人，哪怕一个垂死的乞丐，对十字架上的耶稣，都有自己的看法。我想不出还有别的话题或形象，能引起如此广泛、持久的反应和坚定的个人判断。的确，所有的人，都被信和不信分裂了。这是基督亲自送来的分裂。

得救者就是那被主的火把烧着、被十字架上的痛苦烧灼的人。与欢乐相比，痛苦更是一种在体性的经验。真正个人

的、孤独无依的痛苦，能把整个存在有力地端起来，但是一旦端至上主面前了，痛苦也就变成欢乐了。

生命烧着了，语言也就烧着了。只有内在的、特殊的反应，才可以算是烧着了。在上主面前，我的人格是特殊的；在人世间，我的风格怎么可能不是特殊的？所谓特殊性，就是在主面前是，在主面前活着。

“这些花中的一朵”，为什么比世间的尊荣更美？因为它美得自在，也就是说，在天主眼中。若我寻求天主自己先于世间的一切，就会生活在天主的善视中。上帝临汝，无贰尔心。基督竟抓住我，令我专注于今天的爱。这是风格，也是人格。

2009

声音的故事

我可以为我的每一首诗讲一个故事。那些围绕着某一首诗、却拒绝进入语言的情感，或真实与词语模糊对应的方式（或许你会争辩：诗难道不就是“语言”吗？还存在与语言的经验不同的“真实”的经验吗？），我甚至可以坦白诗艺多变的成分，比如风格元素如何移植，形式的设计与生成等，还有，我最近确已宣称：我要放弃“语感的写作”，转向“语调的写作”，放弃过分受英诗影响的清晰的“文本的写作”，而转向“人格的写作”，而解释这些生硬的词组，可能得写一篇长文。每一首（组）诗都产生于不可复制、甚至值得缅怀的情景（当时可一点也不有趣）和对语言的认识，既有对“状态”的反思，也有对个人前一阶段或当代诗某些动向的修正。如果把时间中的沉思也算在内，我的诗的确称得上是批评意识的产物，事实上从一开始我就写一种既自然而然地是属于生活的，又不可避免地关于诗的诗。我有过一些风格设计，把家庭、信仰、地域、风俗、方言甚至气候都考虑进去了，却不知何故至今没有实现。或许风格恰恰是我最不在意的，在一篇艺术评论《元摄影和超风格》中，我提出过“超风格”的

设想：“观念性作品把精心选择的风格类型作为符号，从属于特殊的题材。作为艺术家个体不可超越的限定性和具有自动生成功能的风格，从最高范畴降格为单个作品的构成因素。因此，风格只是一种临时的策略，或更多地呈现为风格的缺乏，准确地说，在观念性作品中，没有风格，只有超风格。”这个为当代艺术中最有生气的部分所作的辩护，是否可以原封原样地搬到诗歌中来，不必急于下结论。

停笔的一年中我深感真正建设性的工作有多么困难。带着这种感受，我将全部诗作又过了一遍，诗集名出自一首小诗的题目：《出发遇雨》。“出发”，表示我40岁之前的写作只能算一个起点；“遇雨”，遇到了挫折和恩典。删改的标准与孔子相似：深情——温柔敦厚。赶时髦的讽刺和取乐性的东西都消失了。这本是汉语传统的中心，为什么我甚至不得不由作为一个公教徒而回归？我感到惊奇。基督的救济不仅发生在“今后200年虚无主义的深渊”中（尼采语），就是向质朴状态寻根的努力，如果没有圣言也不可能得到成全。单纯从“国学”这个自身也在现代性中苦苦寻求合法性的迷宫一样的资源，很难重获战胜现代主义精致的虚无说教的力量。以2000年为界，我迄今的写作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曾让我获得刘丽安诗歌奖（1997年）。25岁之前，我主要是一位爱情诗人，25岁之后，我已显示了反复清扫当代汉语的决心……必须是抒情的、崇高的，与现状和焦虑对抗的语速，全情投入的惊奇，青春、恐惧和期待……天然的诗性，一望而知的活力，生活在爱、时代和孤独中……我的诗，是从心灵的深处极自然地流露出来的，是语言从“我”出发进行的探索……我的原点，大约在25岁左右就已

经明朗了。

以诗体实验为线索须进入某种古典的情境。2000年之后，我逐渐在基督的磐石上，拥有了渴盼多年的人格和生命完整感——此后我不管实际上遭遇了什么，或者想表现什么，就从未丧失大海深处的平静。反思和综合为驾驭素材敷衍成“体”提供了距离。最初的告解性的独白（2000年第一组诗）之后，感恩的心情与韵律有一种自然合拍的趋势。那时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仅仅是可疑的分行，而没有多种形式、诗体，或许有愧于“诗人”的称号。我注意到，所谓的“诗意的生活”，在现实中往往意味着不负责任。译诗中大部分常见的诗体我都尝试过：多种十四行体、多种哀歌体、英雄体、素体、四行诗、六行诗，各种韵式、音步，严格的，或不严格的。我喜欢六音步的绵延感，以顿代步的抑扬顿挫，放松中有所警惕，视觉上又有优美的参差。韵，其实主要不是声音，而是意义的呼应和深化。2005至2007年的诗关注的重点逐渐从韵转向音节，即诗行内的音效，比如在《旷野》一诗中，单音词和多音词交错、近音字并用造成的涩感。语言何时普通一点，何时、怎样突出自身，什么地方该疏松，什么地方又干脆密密麻麻，长句和短句错落有致，分行恰到好处，句式的选择，副词的安排……我长期执迷于这一类小道，把出人头地的念想一点一点磨去了（这正是我求助于写作的）。诗，如果能以声音表意，避免仅靠用词，在加强强度的同时会悄悄地削弱硬度，意外地收获含蓄蕴藉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，现代汉语在工具理性方面已几可以与西文一较短长，却同时丧失了古汉语的优点）。回顾这些年的形式主义，比较遗憾的是形式参照太依赖译诗，这让我的努力与效果不成比例。如果我更注意